

莊子讀本

標點評註

玉亭

莊子讀本

上海文瑞樓印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出版



標點者
評註者
校閱者
印刷者
發行者

分發行者

新式標點
分段評註
莊子讀本

全書一冊價洋一元

文瑞樓編輯部

常熟朱公振

常熟朱公振

文瑞樓書局

文瑞樓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
蘇州閶門中市

綠蔭堂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新式標點
分段註釋
莊子讀本目次

卷首

莊子略傳

莊子學術概述

卷上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中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水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卷下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廿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略傳

莊子一生事蹟，吾人莫得其詳。據史記記莊子名周，宋國蒙人。蓋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約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八十六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七十五年左右也。嘗爲漆園吏，故後之宗其學者，稱『漆園學』。著書十餘萬言，率皆寓言。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是以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莊子除爲漆園吏而外，未嘗爲仕。楚威王聞其賢，曾使使召之爲相，莊子辭不應聘。此事見秋水篇。秋水篇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

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禦寇篇亦有曰：『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衣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是可見莊子宵遊戲污瀆之中，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其志焉。與孟子同時，而未嘗往來。書中多載其與惠施辯論之語。太史公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得厥要旨矣。

莊子之書，漢書藝文志稱有五十三篇，今僅存三十三篇。共分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其中內七篇，大致可信爲莊子自作；但亦有後人纂入之語。外篇及雜篇則僞者多而眞者少矣。至其出世派之哲學，浪漫派之文學，殊足供吾人之研究也。

莊子學說概述

夫文學爲思想之代表，而思想因環境以變遷，故一時人有一時人之思想，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吾國古代文學之發達，人民思想之自由，莫戰國時若。蓋當時諸侯殺伐，天下紛紜；功名之士，則尚縱橫；孤憤之士，則託離騷；救世之士，則倡仁義；潔身之士，則主無爲。各以其思想，蔚然發爲文章。或以奇肆勝，或以幽怨鳴，或以忠恕稱，或以立虛著。推其故，無不因環境之刺激，而各有異也。莊子學說之抱出世主義，其文之洸洋自恣以適己者，亦有因乎——莊子生丁亂世，痛惋生靈，對於爭地殺人之諸侯，無能進以正告，乃作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以譎爲諫；此蓋環境所使然也。莊子又以爲末俗之膠擾，皆先聖制作繁瑣之咎，遂欲滅棄聖智，殫殘禮法，反諸

太古渾噩拙樸之風，故其爲文，多放言激論；此又環境所使然也。惜乎其理想雖高，而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終不易實現其主張耳。

莊子之學，祖述老子。老子爲道家，爲中國哲學之始祖；其學說史遷以八字括之曰：『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夫莊之學，亦若是而已。其他千辭萬語，博引繁稱，皆枝葉也。至於文中有剽剝儒墨者，爲學說門戶之見，如孟子之詆楊墨，初無損其匡世之心也。

莊子之文，大半寓言。然若今世所謂宇宙論，生物進化論，論理學，人生哲學，政治思想等，皆有獨到之處。此學說之所以成家也。茲分述於下：

一、莊子之宇宙論；老子以『道』爲宇宙之本體，蓋道家之說也。莊子

益充其論，謂道『無所不在』。道以外無萬有，萬有以外無道。天地萬物皆由道而生，由道而顯，由道而死，由道而隱。凡生滅成毀皆道也。道無始無終，

無際無涯，永存而莫見，相生而不已。故大宗師篇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謂萬物之消長變化，皆爲道之發現；欲一推其消長變化之由，則又莫知其所萌，莫測其所際，蓋無非自然而已。人物各稟受自然之迹，以生以長，以化以滅，循環往復而不已，皆『道』之妙用也。齊物論所謂『若有真宰』者，乃假說以伸自然之現象，非更於道之外立神爲主宰也。

二、莊子之生物進化論：莊子以道之發現爲萬物，萬物自然而生，亦自然而化。秋水篇云：『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自化』二字，即莊子生物進化論之本旨也。寓

言篇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相禪』十一字，乃論物種由來。莊子以爲萬物始本同類，逐漸變化而不同形也。此說可參看至樂篇。至樂篇云：『種有幾：得水則爲鱉，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螻蟴。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鵽掇。鵽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軹生乎九猷。贅芮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筇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段中所舉之昆蟲名植物名，皆不可考；然其論進化則可知也。蓋『種有幾』之幾字從幺，幺字從8，本象形生物胞胎之形，指物種最初時代之種子，卽元子是也。由此逐漸進化，從微菌而爲下等生物，而爲高等人類也。末三句

所用三機字，皆當作幾。人物既死，腐化成微菌，故曰「反入於幾」。萬物生死，莫不由幾，故曰「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出入往復，卽所謂「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此皆天然之變化，故謂之「天均」。生物進化，皆由自化，並無主宰。故齊物論借罔兩問景作喻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知北游篇亦云：「有先天地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至其進化之故，亦由天然之適合。如天運篇曰：「夫鵠不浴而白，烏不黔而黑。」秋水篇云：「騏驥騁，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鵩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矚目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是也。

三、莊子之論理學：戰國之世，學者研究修辭正名之術，而惠施公孫龍輩尤競巧辯，且當時儒墨之爭甚烈，故多偏激之論。莊子以旁觀之態度，覺

兩方都有是非，各有長短，故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因小成榮華而起爭辯，其實皆非。故齊物論又云：『辯也者，有不見也。』『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淡淡，小言詹詹。』因有偏見，故有爭論；爭論愈激，偏見愈深；偏見愈深，則是非真僞，何能分別？故又云：『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勝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勝我，我果是也，若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此視是非爲不足爭，純屬懷疑主義也。然莊子之論理學，亦有建設方面者。齊物論云：『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以明者，以彼明此，以此明彼也。彼此透澈事理，而無偏見，則無爭矣。又云：『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卽非是，是與非是，相反適以相成。若無是，何有非是？爲其有是，故有非是。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秋水篇云：『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堯桀之自是而相非，即『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之明例。東方含有西，是中含有非是，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彼是相反而實相生相成。故齊物論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此言是非本無標準，亦隨時勢之變遷而有進化退化。秋水篇云：『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嚚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此言是非善惡隨時勢以爲轉移也。明乎是非善惡之無一定標準，則當逍遙於是非之外，無爲於善惡之間，是乃莊子積極辯

證之旨也。

四、莊子之人生哲學：

上文所述莊子之論理學之結果，已侵入人生哲學範圍之內。夫莊子之人生觀，全抱達觀主義。達觀本有多種區別，上文所說是對於是非之達觀。莊子對於人生一切壽夭，生死禍福，亦一概達觀，一概歸之於命定。故大宗師篇說：子輿有病，子祀問曰：『女惡之乎？』子輿答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鵲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物之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後子來病，謂子犁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我死而我，不聽我，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錒！』

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子桑臨終時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以上三段，寫命之一字，真所謂「物之所不得遯」。既不得遯逃，奚若樂天安命。故大宗師篇又云：「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養生主篇說庖人解牛之秘訣，可括以「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字。莊子之人生哲學，亦在此八字中。故養生主篇記老聃死時，秦失言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人間世篇又說蘧伯玉教人處世之道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